

和 2000 年以来三个中周期。20 世纪 80 年代周期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农村和城市体制改革释放的巨大推动力。20 世纪 90 年代周期则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带动的基本建设和设备更新高潮。2000 年以来的周期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带动的。对应于开放的出口产业链群，以及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住行相关产业是 2003 年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领跑行业。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出口导向模式极限的到来和转型的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内需求的拉动。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尤其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趋于缩小。随着人均收入进入 3000 美元阶段，我国将逐步从目前的小众消费向大众消费阶段过渡。由国内消费及其带动的设备投资将越来越成为解决发展的

主要驱动力。

无论是出口导向模式的转型，还是国内经济从基础设施-设备投资驱动向消费-设备投资驱动的过渡，技术创新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迫切。创新型国家建设将不仅是长远的战略任务，也即将成为近在眼前的紧迫任务，工程研究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在世界范围孕育新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机遇，中国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使命的背景下，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研究尤其重要。

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杂志的创刊，不仅将成为工程研究领域的精神家园，而且将成为在重大变革孕育时期的历史目击者，也有可能成为与中国经济及其国际地位共同成长的重要伙伴。

希望《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的创刊是一个标志、一个符号、一个方向标。

开拓时代哲学的新视域 ——工程研究的哲学意味及其他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稍有一些哲学前沿意识的人都会感觉到，近来的哲学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深刻变革。尽管多数人对这场变革还理不出头绪，但是我们已经处在变革之中，却是一种通感。当此之时，工程哲学的迅速崛起，就成了一个极其令人瞩目的现象。这不仅因为，工程哲学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成就卓著，也不仅因为中国过去的哲学领域中的大多数研究，包括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研究都是我们跟着西方人跑，现在工程哲学的研究则是我们和西方人并行在跑，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跑在前头，更在于工程哲学的研究开拓了哲

学的新视域，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哲学发展的一个伟大的未来。而目前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这样一种态势则显示，我们究竟可以在什么程度上能够让哲学说汉语。

1

李伯聪教授曾认为，现在关于工程的哲学研究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工程家的传统，一个是哲学家的传统。我对工程哲学研究的关注不属于这两个传统，因为我比较侧重于工程和哲学的关系，主张提高工程和哲学之间互视的平台。现在大部分人对工程的哲学理解都存在着一定困难，就是

因为哲学视野达不到需要的状态。结果, 很多人讨论工程, 说的哲学话语跟那些纯粹做哲学研究的人比起来, 已经出现了不小的距离。本来我们是交叉学科, 应该是两长组合在一起, 这样才能有优势, 现在弄成了两短相加, 那当然就麻烦了。所以, 提高哲学关注的视野, 显然是工程研究应该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反过来说也一样。通常, 工程研究的出现也会抬高哲学研究的视野, 这一点在李伯聪教授的著作《工程哲学引论》中提到很多, 他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重大转变。只是我发现国内对这个转变能自觉做出回应的人还很少。按照我比较固执的理解, 我们正处在哲学变革的伟大时代, 可能对哲学的未来走向谁都说不清楚。但是, 我们至少知道已经说清楚的是什么情况。我的看法是, 工程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试图推动和建设一种新的哲学。这是过去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附, 如可以笼统地把 19 世纪叫科学的时代, 是因为那个世纪科学是主导的领域, 而把 20 世纪叫技术时代, 因为 20 世纪技术上的成就比科学还明显, 再把 21 世纪这个新的时代叫工程的时代, 因为我们虽然看到技术仍然在进步, 但构造工程在如今却成为一种主导趣味。如近年来国际上的探月工程热, 以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大工程, 都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随着科学、技术和工程时代的不断推移, 我们会发现哲学也相应地经历了独特的历程。比如说, 在 19 世纪的时候, 以科学的知识论为主要特征的哲学非常盛行, 使形而上学达到了顶峰。从 20 世纪一开始, 人们就一直在反形而上学, 甚至把哲学非哲学化。我们也看到旧的哲学面对新的问题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 反和否定成了这个世纪的主旋律。但是, 反了一个世纪, 到了工程新时代, 显然应该有新的哲学出现。关于这个问题, 李伯聪教授的书中对 20 世纪的主要哲学思潮和哲学家做了回顾和评述, 这

表明他是有这个判断的。但是, 长期以来新哲学一直呼之不出, 今天的 21 世纪, 新的哲学应该是呼之能出了, 只是什么时候出还说不准。但目前至少已经看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了。所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套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句式说, 如果说科学哲学有着伟大的过去, 技术哲学有着伟大的未来, 而工程哲学则将无比辉煌。因为人类已经进入这个时代, 对这个时代自身做出了反思, 或者从时代自身出发反思已有的哲学, 这确实是非常伟大的跨越时代的对话。

2

人们可能会问, 你说的新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 不要欲盖弥彰。这种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对于实践范畴, 人们并不陌生, 所谓实践哲学, 也不陌生。但是那种实践哲学只是理论哲学范式下的某种哲学, 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理论哲学的最高形态是形而上学。原则上讲, 在实践哲学中不存在形而上学问题。这当然涉及怎样理解实践问题。人们其实一直没有追问实践的根本是什么。那就是精神针对精神自我、针对精神他者、针对非精神的“外化”或对象活动。其中第二方面内容, 被亚里士多德命名为实践, 第三方面内容被马克思命名为实践。第一方面在中国很少有人谈到。在俄罗斯哲学界有个叫霍鲁兹的学者最近正在热议。其实依我的看法, 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大概算是系统进行精神实践研究的第一人。当代精神实践最著名的研究是心理分析。现象学的意向性建构是典型的精神实践形态。这大概是实践的三种形态。其中包含着非常多的细节和密切的联系, 因我已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 不再罗嗦。

此处要问, 工程研究和这些个实践哲学有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大。那是因为工程是人类最重要最典型最伟大的外向实践。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 它仍然是人作为人的主体力量最集中的体现。自近代以来, 人类一直主要受科学技术一脉发展的影响, 现在工程实践的出现,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实践

层次和水平，人甚至因此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存在形式。过去，我曾经开玩笑说“上帝是个工程师”。现在，人自己就是这个工程师，因此人自己的哲学当然也就要变。只是这个转变不是一下子实现的，仅就当代中国哲学的状况而言，大体经历了应用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的过程。而在海外，笼统地讲，凡是反黑格尔的，一般都是实践哲学的前驱。20 世纪最伟大的实践哲学家有四位：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和哈贝马斯。对此人们可能见仁见智，但这四位是最有自觉的新哲学意识的。至少，已经过世的前三位非常受罗蒂的称道。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工程时代了，甚至什么都被工程化了，那对工程开展非常理性的研究就是非常必要的。其中自然辩证法界关注工程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去年，我们纪念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立 30 周年，人们在总结历史时经常提到学会创始人于光远先生的大口袋理论，却大多忘记了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说法，即自然辩证法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人工物。而工程研究作为部门哲学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拓展了于先生关于人工物的思想。那自然也是对自然辩证法的重要贡献。

作为个人观点，我则认为工程既是自然辩证法的核心，也是自然辩证法的边界。一方面，工程最现实最集中地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多方面关系，所以它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核心；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它也才是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辩证法的高度汇聚，其中凝结着丰富的社会辩证法。工程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则融合的重要载体，甚至经常是社会规则(或工程)决定自然规则(或工程)。所以，在工程中有一大半又是“社会辩证法”。

3

工程研究和原来的“科学技术研究”或“科学

技术学”原则上是一码事，即是同一种类型的研究，后者指的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研究，工程研究和它们的正面诠释应该是一样的，即是关于工程的人文社会研究。但问题是：一般说来，技术比科学复杂，至少比科学显得面宽、动用社会资源多一些，工程比科学和技术都更复杂，这个战场非常广阔，领域无边，因而研究前景当然不用忧虑。

目前感觉稍难一点的，有两大问题：

一是人们的认知度不行，大多数人对于工程研究还没有形成比较自觉的理论知觉。此时的工程研究不妨对已经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做一点临摹工作，像写书法一样做临摹，未必要急于求成。我觉得因为刚刚开始，有些领域还没有完全开拓出来。比如说，类似科学的社会形成或技术的社会形成问题，工程的社会形成还没有得到集中关注，虽然我们已经有工程社会学的视角。因此，可以先做一点外延的工作。

二是专业的学者队伍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样的队伍需要培育，还有一个发育过程。对此，我们可以大体分析一下目前工程研究周边的情形。其实，有很多人做了许多工作，稍微往宽一点说，都跟工程研究有关系，他们只是需要吸引和聚焦。现在《工程研究》杂志的创刊，刚好为此提供了绝佳的平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它不只是可以为工程研究提供舞台，而且可以拉动和引导队伍的建设。等到公众都慢慢适应和被激发起来，中国的工程研究将会红火起来，会有大批成规模的学院派人士不请自来。由此可以想象，中国的工程研究必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忧虑的不是怎么办刊和办好刊，而是怎样推进工程研究的问题。这是能够真正办好杂志的源头活水。